

有人爱好，这门手艺就不会失传

——访“聚元号”弓箭技艺传承人杨福喜

■ 本报记者 王溪楠

“聚元号”弓箭工作室位于北京通州区的一个村子里，位置显得有些偏僻，大门上贴着用蒙文书写的一副对联。一位留着花白胡须的长发老人出来迎我进屋，豁亮的嗓门和拇指上的扳指让我识出了这便是“聚元号”的主人杨福喜。工作室很宽敞，客厅正中的墙上挂着“聚元号”的牌匾，屋内摆着各种制作好的弓、箭和弩。“这里安静，房租又便宜，就在这儿呆下来了，现在已经5年了。”杨福喜笑着说。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做活”，儿子也会经常来给他帮忙，城里潘家园的店由夫人主要负责打理，“我从小就是夜游子，上午一般不怎么做，从傍晚开始，大概会做活到凌晨1点左右吧。”

“聚元号”源自造办处

据杨福喜介绍，最早一批做弓箭的手工艺人是随清军入关时一同进城的，“聚元号”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前身便是清内廷造办处的“弓作”，其生产、销售都是由朝廷控制，是专门负责皇室御用弓箭的制作机构。道光时期，因为有了枪、炮等火器，弓箭这类冷兵器的使用范围便开始逐渐缩小，加之国库空虚，造办处就被取消了。1820年，原来的“弓作”全部搬至时处东四地区的“弓箭大院”。在那时，院内大概有40家弓箭铺，也皆为皇室御用。清政府灭亡后，弓箭大院解散，“聚元号”沦为了民间作坊。解放之后，那一带的弓箭铺已递减到4家。时至今日，真正传统的弓箭制作技艺，现在北京只剩下“聚元号”一家了。

杨福喜家族是世代制作弓箭的手艺人，爷爷杨瑞林打小在“弓箭大院”学习这门手艺，在清末花了40大洋从一对姓王的夫妇手中买下了濒临破产的“聚元号”铺子，之后又开发制作了弩弓、袖箭、箭枪等品种，生意清淡的“聚元号”在他的手中又逐渐振兴起来。这



杨福喜

期间，杨瑞林的二儿子杨文通一直跟随父亲学艺，干得一手漂亮的活计。“文革”时期，国家不允许做弓箭，杨文通便改行做了一名木工，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制作弓箭。杨福喜是杨文通的小儿子，从小就浸润在此种环境下，杨福喜自然也对弓箭制作有着别样的感情与高人一等的悟性。1992年，他正式辞掉了工作，专心跟从父亲学艺，全面继承了家族的全套制作技艺，成为“聚元号”的第10代传人。

“白活”和“画活”

2008年，杨福喜制作的一套弓箭卖2000元，现在一把弓加五支箭要4至5万元不等，且价格有递增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原材料的成本很高加之耗费人力等原因。据杨福喜介绍，弓箭的制作技艺颇为复杂、费时，原料也是来自世界各地，在北京能采到的原料只有木头，水牛角一般是泰国、越南的，好的要有六七百元。制箭所需的雕翎、鹅毛一般是法国的，粘合用的鳔胶一桶也要七八百元，贵的要一千五六。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每把弓的大小都不一，这是根据每个人身高、臂展、力量等不同的身体条件量身定制的，所以说每把弓都是独一无二的。

弓的制作分为“白活”和“画活”两个步骤，“白活”是指制作整个弓体的过程。首先，弓臂是以竹子为内胎的，中间还要加上一块木头，这样可以让整个



杨福喜制作的弓箭

形状看起来更美观，不像“锅底”那样圆钝。随后在弓臂外面贴上水牛角，内面粘上牛筋以加强其弹力，再在弓臂两端安上木制的“弓肖”，最后用特殊技艺制作的棉线绷在弓上，弓体的制作大致就完成了。之后还要经过打磨、长时间的调整才能进入到“画活”的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在制作好的弓体上进行绘画、装饰。画之前要在弓体上贴上一层桦树皮以起到防潮的作用，然后辅以专用的油漆、油纸、珍珠鱼皮、蛇皮等材料，按照客户挑选的图案进行装饰。图案多为“子孙万代”“福祿”“长圆寿字”等等。箭的制作则显得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分为调杆、打皮、刮杆、安装箭头和尾羽等步骤。

杨福喜说，一套弓箭的制作时间至

中国政协文史馆

工艺美术研究院成立

本报讯 10月16日，中国政协文史馆工艺美术研究院在京成立。这是中国政协文史馆继言恭达艺术研究院、油画研究院和文化产业研究院之后成立的第四个专业艺术研究院。袁运南担任工艺美术研究院名誉院长，陈良敏担任工艺美术研究院院长，六位副院长分别由在中国工艺美术领域颇有造诣的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陆光正、黄宝庆、邵顺生、周金甫、黄福华担任。（杨芳）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展示“茶境”

本报讯（记者高素娜）11月1日，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东京艺术大学联合主办的“茶境——首届中日茶文化交流展”在该院美术馆举行。此展以“茶”为主题，作品囊括了中日两国的陶瓷、金属、玻璃、漆器、染织服装、家具、绘画等七大门类，共103件作品。

展览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郑宁说：“本次展览的宗旨是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希望观众能通过作品感受茶意，通过饮茶探寻灵感，更希望能通过展览，拉近艺术与生活的距离。”

龙泉青瓷宝剑亮相

亚太传统手工艺博览会

本报讯 首届中国杭州亚太传统手工艺博览会近日在杭州白马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以“美好生活手上来”为主题，邀请亚太地区41个国家（地区）10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精品项目参展。龙泉青瓷、龙泉宝剑惊艳亮相，充分展示了这两项“世遗”“国遗”手工艺的无穷魅力，博得广泛好评。期间还举行了“人类非遗——龙泉青瓷”传承创新恳谈会。

其中，“龙泉青瓷生活主题馆”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朝兴携全国各地百名弟子参展。毛正聪、侯文义、陈阿金、沈新培、张绍斌的青瓷、宝剑作品也在其他展区亮相。（吴向东）

台湾设计主意

■ 本报记者 李亦奕

因为具有东西文化融合的背景以及对于细节坚持的特质，使得台湾设计引领新亚洲生活风格成为先行者。台湾设计的魅力源自于对于生活的深刻体会，而“台湾设计主意”即是将生活里美好的吉光片羽透过设计的力量转换成生活的能量。

3, co, 回归本真

3,co为台湾自创的瓷器品牌,“三生万物”的中心思想绵亘东方千年;对西方人而言,“三”更是贯穿宗教、哲思、科学各领域的一个特别的数字。以3为名,3,co带领人们回归其纯粹本质。设计师简正雄说:“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艺术设计与生活之间的连结者。秉持着低调、永续、简约的风格,以柔和雅致的线条,纤细合度地呈现器物的层次与深度,有着当代设计的调性,亦富涵东方内敛的人文底蕴,让器皿不论是在被使用的状态中、或摆放的当下,都可以自然地与使用者、与空间完美融合,为人们的生活添加一抹美丽的风景。”

从艺术家中幻化出的形体线型,来自悉心反复琢磨,进而倾注长时间创作所积淀出的精粹质地。3,co的花器、茶具、餐瓷,传递物之本性,秉持原创力十足的实验精神,将颜料直接与瓷土混合,以无釉料呈现其素朴米白原色,开发出独树一帜的优雅色调。

“掌生谷粒”，农业的灵魂

一个看起来、摸起来、吃起来是农产品的“掌生谷粒”，偏偏卖的就不是农产品而已！古朴的牛皮纸袋、用揉制而成的纸藤一圈一圈绑紧扎牢，最后为它贴上棉纸外衣，用书法手写产地、产品与生产者故事，保证不能久放的包装，只是为了让大家尝到农业时代吃到新米的纯然感动。透过平凡、朴实、平常的白米，想传达、想呈现的真正价值，其实是台湾人的生活风格，以及对待土地的友善态度。

“掌生谷粒”创办人程昀仪说：“在我们的眼中，农作物的价值不只是饱足



非铁原创 Flower Shadow



3,co 盖皿杯



掌生谷粒 花样的婚礼祝福

口腹的粮食，它是天地人感情交流后的大地创作。我们摸索了很久，企图从这样珍贵的价值中，创造一个新的乐土。”

“掌生谷粒”从土地出发，探访台湾各地用心耕作的稻农，以影像记录产地的风土环境，用文字书写农人们的耕作故事，它是四季更迭、风雨飘摇刻在泥土里的痕迹，它是农人们走过田埂，坐在树下整理农具的印象……“我们以擅长的文字及影像去沟通与记录农家们对农作的骄傲与坚持，而我们的出版品就是农家们生产的自信农作。”掌生谷粒藉由平实的网络、书本、产品自身等媒介，诉说一个个真实发生在大地上的故事，希望用诚恳真实的态度直接触动消费者。

“非铁”，原创的理想

不锈钢——粗重、巨大、丑陋、功能单一。有谁能想象不锈钢可以化身不同的角色？利用不锈钢锻造技术，制作出轻盈、不生锈，却带有金属



非铁原创 Flower Shadow



掌生谷粒 花样的婚礼祝福

般沉静、精致的成品。

“非铁原创”选择以不锈钢为创作的主要题材，创造的不单是商品，更是金属艺术，每件作品都是人与艺结合的故事。

“‘非铁原创’是一个求变的舞台。当大众观看我们所推出的金属戏码时，将不会是冰冷的哑剧，或是重复的戏码，而是趣味的时尚伸展，注入文化新元素的经典。”非铁”也是一个创业的平台，设计师的设计，交由铁工厂承做，再经由营销通路推广出去，利润由设计师与铁工厂分享。设计师有建立品牌的机会，而铁工厂能够脱离通路的桎梏。”“非铁原创”创始人吴素环女士这样阐述“非铁原创”的理想。

来自D'WOW地沃创意的策展人易介中表示,“台湾设计主意”的核心价值在于创作生活美学的实践,融合环保、生活、艺术元素的产品注重提高人们的生活细节,而“设计与生活的无缝结合”“产业转型与增值的连结”和“与全球设计观点的接轨”成为台湾设计区别于其他设计的无可取代点。



山里人家（漆画） 范福安

漆彩飞扬

——记漆画家范福安

■ 本报记者 刘修兵

近日，由安徽省黄山市文化委员会、烟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漆彩飞扬——范福安徽州漆艺作品展”在烟台文化中心艺术馆展厅举办。很多烟台观众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中国传统漆艺作品，并被其艺术魅力所折服。

范福安，1964年出生，安徽省黄山市人，1989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美术系，曾在安徽省外经贸委从事漆器、漆画等艺术创作，2005年成立个人漆艺工作室。现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常务理事，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州髹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山市工艺美术大师。他的漆画作品《山居》获外经贸部书画大赛一等奖，大型漆画屏风作品《徽山尽染》获首届中国（黄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金奖，漆画《春雪》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漆画《月映农村》、《山里人家》被湖北美术馆收藏。

科班油画出身的范福安，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一头扎进了漆艺、漆画的世界。由于他是“外来者”，讲究传统手艺不外传的老艺人们最初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他。“那时候我揣着红塔山，一家一家去问，每次都是从很小的问题问起。”他告诉记者，慢慢地，老艺人们开始接受了这个勤奋好学的“外来者”，也开始愿意回答他的问题了。

在学习传统漆艺、漆画技法的同时，范福安开始尝试着把学校里学到的油画、西方绘画技巧与传统的漆器、漆画创作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漆画的出路在于创新。这种创新体现在创新方法和表现其艺术内涵的深度上，要与观赏者的心灵沟通。”看过他的漆画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宛如工笔。特别是他的徽派建筑风格民居、临水照影、恬静安然。“我就是想把我记忆中的徽派民居表现出来，现在这种纯正的、有味道的徽派

民居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告诉记者。

在《美术观察》编辑祝博士看来，范福安的漆画作品既有长年累月在艰苦环境中亲自动手实干的技法传承谱系，又得益于现代美术学院教育理念对这门传统技艺的思想创新、技术创新的启迪。这使得他的作品以其无可替代的手工艺特色与纯粹接受学院教育的新一代画家的作品拉开距离，同时又以其独特的思想、意境和格调，以及现代艺术所特有的形式感与构成意识，与单一接受师徒传承的普通民间工匠拉开了距离。

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一幅美丽漆画背后，是极为繁琐耗时的工艺——以麻布蒙在木板上，刷上大漆，放入专门的阴房干透，再刷，如此反复四五次，“画板”才算做好；然后再洒上漆粉，粘上蛋壳、螺钿等，再上漆，打磨，推光……几十道工序下来，一幅作品往往需要耗时数月才能最终完成。

“现在一斤大漆就要七八百元，单单做好一块画板，就需要五斤左右的大漆，很多年轻人无力承担，导致学习漆艺、漆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范福安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工艺的繁复，另一方面是漆艺辛苦却不挣钱，很多年轻人接触之后就选择改行。“虽然我做了几十年了，但每年夏天还是会过敏。”他指着手臂上的大片红疹告诉记者。

为了更好地传承漆艺、漆画这门传统技艺，范福安开始尝试回归校园，但现实还是让他颇为无奈。“一个班四十几人，最后能有一个从事漆艺的就很不错了。”买房、结婚、生子，这些现实压力让他很多眼中的“可造之材”纷纷退却。“虽然现在有不少学生跟着我，但是将来有多少人能从事这一行，现在也说不好。”说起此次在烟台举办画展的目的时，范福安坦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漆艺、漆画，了解这一濒临消失的艺术种类。”

佛头造像

唐代既是我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也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精美绝伦的佛教题材雕塑艺术品。在举世闻名的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这中国四大石窟群中，唐代石雕造像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尊佛头造像正是盛唐时期石雕造像的传世代表作之一，高46厘米，宽24厘米，厚26厘米，具有丰颐秀眉、高鼻梁、樱桃口的大型佛头，体现着盛唐时代特有的浪漫主义审美概念。透过微启的双目，既流露出成就正觉者矜持满足的神态，又仿佛是超脱尘世者对芸芸众生的悲悯。

在雕刻技巧上运用娴熟简洁的漫圆刀法雕成，螺形卷发作覆钵状耸起，造型颇为特别。石质坚硬，形象保存良好，堪称盛唐石雕艺术不可多得优秀遗物之一。

此尊佛头造像于晚清至民国时期流散海外，此后一直杳无音讯，漂泊在外近百年，直到近年才在爱国人士的帮助下回归祖国的怀抱。曾著录于1989年台北出版的《中国古佛雕》一书。



唐代石佛雕造像 46×24×26厘米

